

責任編輯：李 淩

費拉沙的堅持

續欄友賴建群之筆，美藝三重奏的派斯勒結束室樂而專注鋼琴事業。八十四歲仍有如此魄力，的確驚人。鋼琴家費拉沙（Leon Fleisch）亦再辦鋼琴獨奏會，同樣以八十高齡，為自己訂下另一挑戰。

費拉沙在三十多歲時，一次小意外令他要在姆指纏針。之後，他卻發現右手最尾兩根指頭向掌心彎。這宗意外距今已經四十年，費拉沙沒有因着右手的神經問題而放棄他的音樂事業；他多次演奏如拉威爾的左手鋼琴協奏曲，成為積極推廣這首優美作品的動力之一。另一方面，他亦苦尋根治的藥方。四十年前，這是一起不知名的疾病。四十年後，他的右手竟可再一次演奏！常在美容產品上看見的Botox，就是醫治費拉沙右手的幫手。

但他卻經歷過這一切，現在更要巡迴演出，踏上舞台演奏莫扎特、舒伯特。右手的活動能力失而復得，不單叫人驚嘆醫學昌明，還看見位偉大音樂家的堅持。



胡銘堯

## 山水之高度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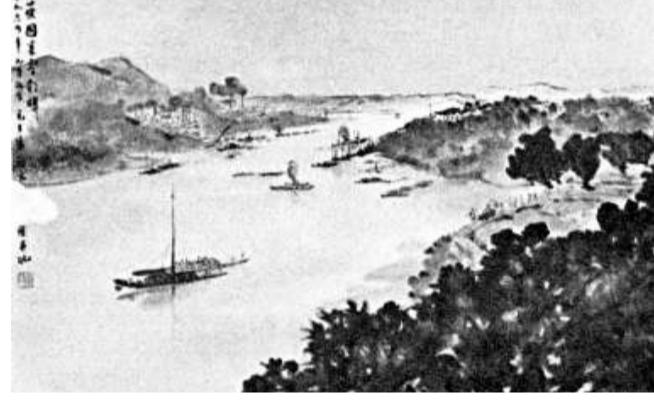


素來喜愛傅抱石的水墨山水，並非因為他痴嗜石濤的筆墨與意境，而是能夠深入生活，師法自然，自爾成局，另闢蹊徑。例如附圖是傅抱石水墨寫生《芙蓉國裡盡朝暉》，江上往來小艇與矮樹相映成趣，構成優美的境界。

宋代山水畫家郭熙曾力陳畫家要走進大自然，向「真山水」學習，不斷地細察，融匯一體；思想感情和季節、晨昏、晴雨、山石、江水等共通共生，始能「山水之意度見矣」。傅抱石着實身體力行，能做到這一點。故其氣韻生動，筆墨淋漓、揮灑自如。其寫生亦寫意之水墨山水畫，與董源的「淡墨輕嵐」，巨然光影調和的江南水鄉，使人回味無窮。

筆者最記得他的真跡《萬竿煙雨》（一九四四年作）、《聽瀑圖》和《瀟瀟暮雨》（一九四五年作），寫四川山區溟濛多變的雨景，氣勢非凡，深遠雄邁，使人「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

據考證，傅抱石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定居重慶歌樂山金剛坡，所以朝夕與蜀山煙雲雨霧相處，深深體驗四川一帶渝蒙多變的大自然。我們可以說，雄偉奇幻的蜀地山川孕育了傅抱石那個時期的作品，加上他獨特的筆墨，皴法、造型、布局等，形成一己風格。都江堰、岷江、大渡河、岷山、青城山和烏龍江等地，皆為他常遊之處。



李英豪

## 校園

校園孩子眼

## 聞新天地

## 黑與白之間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中七 溫家嘉

黑白本是互不往來，沒有關係的兩個世界。黑，是一個黑暗的深淵，隱藏着猙獰的一面，使人不禁心寒。白，像一個生活乏味的小圈子，平淡如水，一點情趣也沒有。黑和白永遠不了解對方，闢不進各自的生活，一直站在彼此遠遠的兩端。黑白是否真的永遠不能遇上對方？他們真的沒有相遇的機會嗎？

當黑與白混在一起時，創造的卻是另一番景象。為夜幕下垂的天空添上黑黑的漆夜；為萬里無雲的晴空畫上一朵朵白雲；陰天、雨天或雷電交加時候，體現的是黑白之間的合作，充分發揮其角色。在晴朗的天空上塗上黑色，頓然間變成陰霾一片；再多加一筆便是狂風暴雨，行雷閃電。黑與白可以對立，也可以合作無間，彼此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黑與白互有關連，互相配合，互補不足。黑的邪惡可以被白的純潔融化，正如父親的苛嚴可以被母親的溫柔中和褪減。黑與白各有所長，配合得天衣無縫。小器的弟弟可以得到豁達的姐姐所包容，哥哥的關懷愛護可以感動自

私自利的妹妹，無知的幼子有待經驗豐富的長輩教訓。黑與白不是各自生存在極端，而是彼此向着對方走近；沒有刻意，卻恍如磁場引力，不自覺地吸引着對方。黑與白都是為了對方而存在的，其意義就在於彌補不足，相知相融……

黑與白有各自的精采，努力去創造黑暗與純潔，也同時一起締造同一個世界——在黑白混淆之際，形成了灰濛濛的宇宙。黑不再黑，白也不再白，而黑中帶白，白中有黑，使黑的世界裡有點純潔，帶來希望的氣息；在白的世界裡則靜靜地變了變化，不再是一味地乏味。

或許黑與白不會明白各自的界線，但幸得他們能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因此而真正了解彼此的需要。不是常常聽到有人說：「你我生活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你根本不會明白我！」真的如此嗎？或者，正因為來自不同的世界，走在一起時才有機會發掘新的趣味，才能擴闊視野，認識更多人和事，嘗試讓更多不同的顏色湊在一起。不同的世界自有其樂趣，不同顏色的世界互相碰撞，說不定能創造出一種新穎的、從來未有讓人發現的、與別不同的顏色。當然，這個調和的過程難免有一些失誤，但如果沒有了這個過程，又怎樣知道怎樣才是失誤、怎樣才值得欣賞？

「黑白配」其實是互相襯托、互相配合的天生一對，不能忽略對方，不能失去對方，更不能傷害對方。他們是和諧相處的楷模，各自的優點補充了對方的缺點，讓雙方的存在創造出另一個獨特的結晶品。



## 吸煙危害家人 (平面設計)

(上水官立中學「生活創藝」美術創作展作品)

## 懷念榕樹

靈糧堂怡文中學 中六 陳珏蕊



四十年前，香港還只是一個平凡的城市。新界鄉郊只有農田。媽媽的孩童時代就居住在元朗的圍村，直到結婚之後便搬離圍村住到市區去。所以每到大時大節，我們一家人都會和媽媽一起回到圍村。每次來圍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雄糾糾屹立在風中的榕樹，它彷彿要見證着似水年華的過去。就在榕樹下，我點燃了蚊香，讓媽媽分享屬於她的榕樹故事。

適值春天季節，農田灘上了一層綠意，大榕樹也絲絲縷縷地抽出嫩金色的葉芽，耀眼的陽光彷彿穿透了樹葉落在地上。每天早上，外婆都會先把媽媽帶到榕樹下，然後自己下田工作，遠遠的看着繞着榕樹玩耍的媽媽和她的一群小朋友。大家赤着腳丫，在榕樹下跑跑跳跳，你追我逐。大榕樹是如村莊的守護者，守護着下田工作的人們，也守護着等待家人的小孩子。

每到夏天，大榕樹下就是鄰居們飯後休憩的集中地。媽媽每每抓着外婆的衣角，拿着比她的頭還要大的葵扇，搖搖擺擺地在樹下跟着乘涼的大人湊熱鬧。偶然，七嬌會帶來唱機，播一些懷舊樂曲，大家還常常竊竊細語，那些李家長子有多能幹、陳家媳婦有多發辣、還有蔬菜又貴了多少等等都是鄰居們互通的信息和閒談的內容。涼颼颼的微風拂來，樹葉窸窸窣窣地相互摩擦，就像要加入大家的話題似的。

媽媽說，這棵大榕樹看着她結婚，看着她帶來孩子。童年時，父母一放假便帶我回圍村探望外婆。那時候矮矮的我總會仰着頭望着樹頂，至今仍不曉得當時我在

在多年的小學生活中，我覺得我最不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打架。

記得發生那件事情時，我還在唸二年級，而我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劉同學。那時我們常常一起嬉戲；上課時一起偷偷談話，一起被老師責備；小息時一起玩耍，一起談天說地。我們的關係就像親兄弟一樣密切，但從來不為小事爭吵，更不會因此而打架。

然而，總有一次是例外的。

那天，我們班舉行了一個「最佳值日生」比賽，哪個做得最認真的同學會獲獎。比賽結果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竟然由有「搗蛋王」之稱的劉同學勝出。這對他來說當然有著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的興奮和滿足，所以，他更特別愛惜那位老師獎勵給他的禮物——枝精緻的鉛筆。

放學後，我請劉同學把那枝鉛筆借來欣賞一下，他馬上便答應了。可是，那筆剛放到我的手中，一不小心就跌在地下，更不幸的是，它咕嚕咕嚕地就滾到馬路上了，並恰巧地被一輛迎面駛來的車子輾至粉碎。這時，劉同學二話不說，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上，我頓時怒火中燒，一站起來便向他猛揮拳頭。於是我們就這樣在馬路邊扭作一團，拚得臉紅耳赤，直至渾身污蹟斑斑才作罷。最後，兩人都一起嚷着說「絕交」來代替互道「再見」。

令我想不到的是，僅僅過了一天，劉同學竟然主動對我說：「對不起！」於是我們又再和好如初了。

經過這件事之後，我明白到朋友之間需要互相寬恕和體諒。雖然現在劉同學已經不再和我在同一間學校唸書，但他永遠是我心中的好朋友。

想什麼。清晰而難忘的，是那個在榕樹下度過的夜晚。

我小時候不算太頑皮，但也很愛鬧彆扭，不肯乖乖坐下吃飯，吵着要去榕樹那兒要聽故事。屢勸不聽之下，媽媽動了肝火，一把推我出門，再「嘭」一聲關上大門。我賤氣地走到榕樹下，預料媽媽一定會來找我。然而，等了又等，直至四周漆黑一片。隨風亂舞的樹葉，地上的倒影像面目猙獰的猛獸。我忽然想起前天小莉說過的鬼故事，再看到路燈忽明忽暗，像是被風吹過的燭光般，伴着陰森森的涼風，頓時心也寒了，全身顫抖。我用力提起僵硬的雙腿，頭也不回拔足飛奔回家。從此，我再也不會在晚上到榕樹下玩了，即使白天走過榕樹旁，也是急急腳快步走過。這藏在我心底的小事，成了我和大榕樹之間的秘密。

媽媽常說，大榕樹是她和爸爸的媒人。從前的人談戀愛不像現在這般自由大方，總是羞羞答答地默默含情。

某年秋天，來探親的爸爸在榕樹下邂逅了在等待朋友的媽媽。爸爸向媽媽詢問進村的路，短短的三言兩語，已把爸爸牽進無限的甜美國度。涼風一吹，一片枯葉落在媽媽的頭上，爸爸隨手為她撥去落葉，而媽媽紅着臉蛋低頭不語，像犯了事的小學生一顆心七上八下。原來，常常到圍村探親的爸爸早已留意到媽媽，這次大榕樹下的相遇，令他們的認識了解跨進了一大步。所以，每次提起大榕樹，媽媽的嘴角總會泛起一絲微笑，讓我彷彿看到爸爸當年珍視的那可愛的笑靨。

時代變遷，令農田長出的不是植物而是房屋，大榕樹彷彿也累了。近年來，大榕樹不斷出現枯萎的狀況，還有人要求砍掉榕樹擴地建房。無論大榕樹在往後的日子將如何，它已在我一家人心中牢牢地扎了根，攏合着無數回憶，拔也拔不出來了。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港人・港樹・港情」保育活動之「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徵文比賽高級組優異獎作品。本版略有刪改。所有得獎作品刊登完畢。）

## 新經濟・新危機

其實，即使立法會沒有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雷曼把你債券事件，一衆擔心我們仍要為兩個新經濟現象擔心。第一，負責審批互聯網域名的「ICANN」國際組織（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打算再推出「bank」，也就是說「銀行」域名。此命令不少美國、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方面十分頭痛，擔心像當日初出「.com」時，有不少差分頭痛的域名魚目混珠，特別是現時互聯網上的金融海嘯再算只是現時互聯網的大勢乃是多推出新產品，是故「ICANN」也只能承諾會非常小心地審批「.bank」域名的申請，並會與國際刑警

合作。不過對銀行而言，為防萬一，可能都會預先用錢去購買各色各樣與自己名稱類近的「bank」域名。第二，「Google」不會和雅虎結盟，而「微軟」希望遲推出「.bank」域名，等度過了金融海嘯再算只是現時互聯網的大勢乃是多推出新產品，是故「ICANN」也只能承諾會非常小心地審批「.bank」域名的申請，並會與國際刑警

的一個應該令人憂心的新發展。傳統賣時裝、賣電子的店鋪企業「麥當勞」帶來得深遠。因為，除了銀行業之外，新興中小企不少都是依靠互聯網作支持，「微軟」最後不肯再收購雅虎，美國市場希冀用「科技來推動經濟上揚」的說法便會站不住腳，網第二代（即所謂「Web 2.0」）取代。

改朝換代往往也會否極泰來，可能新機會一定會進步惡化。當然，雅虎已經法網的終結，正式由「互聯網」取代。

第一季的業績差勁，銀行業整體的呆壞帳幾乎

在全年出現也說不定，只看銀行家們沒有

創意、視野與膽量

在察覺新機會時願意投資。

## 為阿扁看氣色

易經緯

醫生看病人容顏，相士看客人氣色，各有專業常規；而普羅大眾在社會安身立命，與人相處，也得觀言察色，聽其言而觀其行。

「講大話唔眨眼」，這句廣東俗語，說的是那些說謊的人，面變色心不跳，連眼也不眨。由這句俗語，可知說謊者心虛，眼神有所表露。就以台灣第一騙子阿扁為例吧，他每講假話時，雙眼會不由自主地眨動，頻率比平時快，有時候，甚至闔上眼睛，端的是「閉着眼睛說瞎話」！接受法庭傳召，一時把責任往老婆身上推，一時又誑言要替全台灣民衆坐牢。

以最近阿扁面相氣色而觀，他一家都難逃官司，而他老婆不論是裝病還是真病，這冬天肯定不好過。無論阿扁如何苦心往自己臉上貼金、塗脂抹粉，也難掩「惡有惡報」、「時辰已到」的極壞氣色。看氣色，關鍵在宮命，也即是印堂，正確位置在眉心，兩眉之間那個部位，此乃氣色發源地。阿扁雖把此處搽得油亮，但那股惡運臨門的晦氣，是遮蓋不了的，這與「紙包不住火」同一道理。印宮對上，是官祿宮，阿扁在未被正式羈押之前的公開活動，此處已露兇光，而印堂壞氣色向雙眼角魚尾紋伸展，此處是夫妻宮，夫妻同一運。阿扁印堂的壞氣色向下眼肚伸延，此處是子女宮，其子女亦難逃法網。

## 明德國際醫院

徐振邦

位於山頂區的明德國際醫院（Matilda International Hospital）是一所擁有很多歷史的醫院，於一九〇七年一月開始接收第一批病人，至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

這所醫院的命名，其實是與商夫人Granville Sharp與他的妻子Matilda Lincoln有關的。Granville在香港經營，很支持妻子幫助老弱貧病的人，於是，在他的遺囑中表示要成立一間醫院，就是明德醫院誕生的前因，而這家歷史悠久的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已經歷了一整個世紀。

而醫院的建築物現在已被列為第三級歷史建築物。



山頂明德醫院已有一百年歷史

## 油麗邨

陳志華

在油塘邨附近，有一條新屋邨名為油麗邨。油麗邨位於西邊，鄰近東隧入口。油麗邨原計劃共興建六座大廈，作為居屋出售；後來因應政府的停售居屋措施而改作出租公屋，所建的樓宇數目也

有增加。部分油麗邨樓宇超過四十層高，因要迎合香港消防法例，故其中三座大廈設有隔火層。油麗邨的樓宇命名均以「麗」字作為主詞，分別有碧麗樓、智麗樓、雅麗樓、秀麗樓、逸麗樓、頤麗樓、豐麗樓和盈麗樓等。

油塘邨內有數間中小學，其中以普照書院最為特別。普照書院原位於九龍油塘茶果嶺道五五五號，都靠近油塘徙置區，中間以油塘道相隔。後來，由於地下鐵路公司要發展將軍澳線，因此，普照書院於一九九九年遷往如今的油塘邨內，學校所在的街道被命名為「普照路」，以學校名字作為街名。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今天的油塘邨已是一個現代化的新型屋邨，與昔日的油塘徙置區有天淵之別，無論樓宇設計還是配套設施都大大不同。可惜的是，舊油塘徙置區拆卸後因地下鐵路的將軍澳線興建計劃定線的關係，令油塘邨重建工程多番拖延，地盤也丟空了多年，許多原油塘邨居民先後搬離。因此，如今的油塘邨居民中，很多都不是昔日油塘徙置區的原居民了。